

回目录
回首页
歌仙

作者：王小波

有一个地方，那里的天总是蓝澄澄，和暖的太阳总是在上面微笑着看着下面。

有一条江，江水永远是那么蓝，那么清澄，透明得好像清晨的空气。江岸的山就像路边的挺拔的白杨树，不高，但是秀丽，上面没有高大的森林，但永远是郁郁葱葱；山并不是绵延一串，而是一座座、独立的、陡峭的，立在那里，用幽暗的阴影俯视着江水，好像是和这条江结下了不解之缘的亲密伴侣。

你若是有幸坐在江边的沙滩上，你就会看见：江水怎样从陡峭的石峰后面涌出来，浩浩荡荡地朝你奔过来。你会看见，远处的山峰怎样在波浪上向你微笑。它的微笑在水面留下了很多黑白交映的笑纹。你会看见，不知名的白鸟在山后阴凉的江面上，静静地翱翔，美妙的倒影在江上掠过，让你羡慕不止，后悔没有生而为一只这样的白鸟。你在江边上静静地坐久了，习惯了江水拍击的沙簪声，你又会听见，山水之间，听得见隐隐的歌声：如丝如缕、若有若无、奇妙异常的歌声。这不像人的歌喉发出的，也听不出歌词，但好像是有歌词，又好像是有人唱。这个好地方的名字和这地方一样的美妙：阳朔。这条江的名字也和这条江一样可爱：漓江。

人们说，这地方有过一位歌声极为美妙的人。从她之后，江面上就永远留下了隐约可闻的歌声。可是关于这位歌仙的事迹，就只留下了和这歌声一样靠不住的传说。我知道，这全是扯淡。因为它们全是一些皆大欢喜的胡说。一切喜欢都不可能长久，只有不堪回首的记忆，才被人屡屡提起，难于忘怀。如果说，这歌声在江上久久不去，那么它一定因为含有莫大的辛酸。我知道，这位歌仙的一切事迹，孩子们，为了你们，我一切都知道。

人们说，这位歌仙叫刘三姐，我对这一点没有什么不同意见。大概五百年前，她就住在阳朔白沙镇东头的小土楼里。那时的白沙镇和现在没什么大两样：满镇的垂柳在街道到处洒下绿荫。刘三姐十八岁之后，远近的人们才开始知道她，那么我们的故事就从她十八岁谈起。

我们的刘三姐长得可怕万分，远远看去，她的身形粗笨得像个乌龟立了起来，等你一走近，就发现她的脸皮黑里透紫，眼角朝下搭拉着，露着血红的结膜。脸很圆，头很大，脸皮打着皱，像个干了一半的大西瓜。嘴很大，嘴唇很厚。最后，我就是铁石心肠，也不忍在这一副肖像上再添上这么一笔：不过添不添也无所谓了，她的额头正中，因为溃烂凹下去一大块，大小和形状都像一只立着的眼睛。尽管三姐爱干净，一天要用冷开水洗上十来次，那里总是有残留的黄脓。

刘三姐容貌就是专门这么可怕，但是心地又是特别善良，乐于助人，慷慨，温存，而且勤劳。镇上无论哪个青年穿着脏衣服，破鞋子，她看见都要难受：为什么人们这么褴褛呢！她会衣服要来给你洗好、补好的。不然她就不是刘三姐了。她总是忙忙碌碌，心情爽朗，无论谁有求于她，总是尽力为之。一点不小心眼，给人家办事从来没忘记过。她也愿意把饭让给饿肚子的人吃：如果有人肯吃她的饭的话；不过没有一个要饭的接过她的饭，原因不必再说。

刘三姐有一个优美的歌喉，又响亮又圆润。她最爱唱给她弟弟听，哪怕一天唱一万遍也很高兴。她弟弟是个漂亮的小伙子，小的时候那么依恋她。刘三姐以弟弟为自豪，简直愿意为他死一万次（如果可能的话），不过她弟弟刘老四渐渐地长大了，越来越发现刘三姐像鬼怪一样丑陋。居然有一天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吃饭的时候，刘三姐照例把盘子里的几块腊肉夹到刘老四的碗里，而刘老四像发现几只癞蛤蟆蹲在碗里一样，皱着眉头，敏捷、快速地夹

起来掷回三姐碗里。三姐儿眼里含着泪水把饭吃下去，跑到江边坐了半天。

她们家还有刘大姐、刘二姐、刘老头、刘老婆几名成员。大姐二姐也是属于丑陋一类的女人，不过不像三姐那么恶心。大姐二姐好像因为长得比三姐强些吧，总是装神弄鬼地做些小动作，好像三姐是一条蛇一样。刘老头刘老婆昏聩得要命，哪里知道儿女们搞什么鬼。

过了不久，刘三姐发现大姐二姐比往日勤快多了，每顿饭后总是抢着洗碗。当时刘三姐并没有怀疑到那方面去。又过了不久，她又发现，她们刷碗时总把她的碗拣出来等她自己刷，并且顿顿饭都让她用那个碗。刘三姐暗暗落泪，但也无可奈何。后来，从大姐开始，都不大和她说话了，和她说话时也半闭着眼睛，捂着鼻子。二姐和刘老四也慢慢这样做了。再后来，刘家的儿女们和三姐一起呆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少了。不是三姐回家他们躲出去，就是三姐在家不回来。

夏天到了，天气天天热起来。年轻人们晚上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了。附近的山上，越来越多地响起了歌声。终于到了那一天，传说中牛郎织女要在天上相会的日子；那天下午，地里一个未婚的年轻人都不在了，只剩下了老人和小孩，而年轻人都在家里睡大觉。

到傍晚时分，大群青年男女们站在村西头，眼巴巴地看见太阳下山，渐渐地沉入山后了。等到最后一小块光辉夺目的发光体也在天际消失，他们就发出一声狂喜的欢呼，然后四散回家吃饭。

刘老头家里，四个儿女都在狼吞虎咽地把米饭吞下去。不等到屋里完全暗下去，他们就一齐把碗扔下，出了大门。刘老头把大门当一声关死，落了闩，和老太婆一起回屋睡了。

刘三姐出门就和姐姐弟弟分开了，她沿着大路出村，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。等到她摸着黑沿着一条熟悉的小道朝山上爬时，暗蓝色天空上已经布满了群星，密密麻麻的好像比平时多了五六倍。就在头顶上，一条浩浩的白气，正蜿蜒地朝远方流去。刘三姐爬上山顶，看看四周，几个高大的黑影，好像是神话里的独眼巨人。可是无需害怕，那不过是些山而已。这里的山晚上都是这个样子。

你也许要问，镇上的男女晚上到野外来干什么呢？原来照例有这么个风俗，每年的七月七的晚上，青年男女们都到野外来对歌。其实是为了谈恋爱，并不是对缪司女神的盛大祭祀。

好了，刘三姐在山顶上，稍稍平一平胸中的喘息，侧耳一听，远处到处响起了歌声。难道这里就没有人吗？不对。对面山上明明有两个男人在说话。刘三姐吸了一口气，准备唱了。可是唱不出来。四下里太静了，风儿吹得树叶沙沙响，小河水声好像有人在趟河似的。真见鬼，好像到处都有人！弄得人心烦意乱，不知准备唱给谁听的。

刘三姐又吸了一口气，甚至闭上了眼睛。猛然她的歌冲出了喉咙；那么响，好像五脏六腑都在唱，连刘三姐自己都吓了一跳。

刘三姐唱毕一曲，听一听四周，鸦雀无声。怎么了？对面山上没有人吗？还说自己唱得太糟？

过了一会，对面山上飞起一个歌声：好一个热情奔放的男高音。不过，尽管歌儿听起来很美，歌词可是很俚俗，大意无非是：对面山上的姑娘，我看不到你的容貌，想来一定很好看，因为你的歌儿唱得太好了。

刘三姐脸红了，原来她参加这种活动还是第一次。但是四外黑古隆冬，很是能帮助撕破脸皮。她马上又回了一首，大意是我很高兴你的称赞，但是当不起你那些颂词。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和你交个朋友。

对面静了一会，忽然唱起了求婚之歌：“七七之夕上山游，无意之间遇良友。小弟家里虽然穷，三十亩地一头牛。三间瓦房门南开，门前江水迎客来。屋后有座大青山，不缺米来不缺柴。对面大姐你是谁，请你报个姓名来。”

刘三姐心里怦怦直跳。她听着对面热情奔放的歌声，心里早已倾慕上了。她生来就不愿意挑挑拣拣，无论吃饭、穿衣，还是眼前这件事情。于是马上作歌答之曰：“我是白沙刘三姐...”才唱了一句，就被对面一声鬼叫打断了：“哎呀，我的妈也！饶命吧！”这一夜，刘三姐再没有找到对歌的人，开了一夜独唱音乐会。

天亮之后，刘三姐回家吃早饭，看见大姐二姐在饭桌上那副得意洋洋的样子，心里更觉

得酸楚无比。

从此之后，刘三姐越来越觉得在家里呆着没意思，终于搬到镇东面一个没人家的土楼上去了。在那里，她白天在下面种种菜园，天还没黑就关门上楼，绝少见人，心情也宁静了许多。不知不觉额头上数年不愈的脓疮也好了。当然，她决不是陶渊明，所以有时她在楼上看见远处来来往往的行人，心里还说免不了愁闷一番。她喜欢和人们往来，甚至可以说她喜欢每一个人。无论老人小孩，她都觉得有可爱之处。可是她再不愿出去和别人见面了，尤其一想到别人见到她那副惊恐万状的样子，她就难受。一方面是自疚，觉得惹得别人讨厌，另一方面就不消说了。

就这样，她就自愿地关在这活棺材里，就是真正厌世的人恐怕也有心烦的时候，何况刘三姐！到了明月临窗，独坐许久又不思睡的时候，不免就要唱上几段。当然了，刘三姐不是李青莲，尽管唱得好，歌词也免不了俗套，唱来唱去，免不了唱到自吹自擂的地方：那些词儿就是海伦、克利奥佩屈拉之流也担当不起。

有一天半夜，刘三姐又被无名的烦闷从梦里唤醒，自知再也睡不成了，就爬起来坐着。土楼四面全是板窗，黑得不亚于大柜中间，也懒得去开窗，就那么坐着唱起来。哪知道声音忒大了点，五里之外也听得见。正好那天白沙是集，天还不亮就有赶集的从镇东头过。先是有几个挑柴的站住走不动了，然后又是一帮赶骡子的，到了那里，骡子也停住脚，鞭子也赶不动。后来，路上足足聚了四百多人，顺着声音摸去，把刘三姐的土楼围了个水泄不通。谁也不敢咳嗽一声，连驴都竖着耳朵听着。刘三姐直唱到天明，露水把听众的头发都湿透了。

那一夜，刘三姐觉得自己从来也没有唱得那么好。她越唱越高，听的人只觉得耳朵里有根银丝在抖动，好像把一切都为忘了。直到她兴尽之后，人们才开始回味歌词，都觉得楼上住的一定是仙女无疑，于是又鸦雀无声的等着一睹为快。谁知一头毛驴听了这美妙的歌喉之后，自己也想一试，于是也高叫起来：“欧啊！欧欧啊...”马上就挨了旁边一头骡子几蹄子，嘴也被一条大汉捏住了。可是已经迟了，歌仙已经被惊动了，板窗后响起了启梢的声音，说时迟那时快！五六百双眼睛（骡马的在内）一齐盯住窗口...

砰的一声，窗子开了。下面猛地爆发出一声呐喊：“妖怪来了！”人们转头就跑，骡马溜缰撞倒人不计其数，刹时间跑了个精光。只剩一头毛驴拴在树上，主人跑了，它在那里没命地四下乱踢，弄得尘土飞扬。

刘三姐楞在那儿了。她不知道下面怎么聚了那么多人，可是有一点很清楚，他们一定是被她那副尊容吓跑了的。她伏在窗口，哭了个心碎肠断。猛然间听见下面一个声音在叫她：“三姐儿！三姐儿！”

刘三姐抬起头，擦擦眼里的泪，只看见下面一个人扶着柳树站着，头顶上斑秃得一块一块的，脸好像一个葫芦，下面肥上面瘦。一个酒糟鼻子，少说也有二斤，比鸡冠子还红。短短的黄眉毛，一双小眼睛。唱得东歪西倒，衣服照得见人，口齿不清地对她喊：“三，三姐儿！他们嫌你丑，我挝挝不怕！咱们丑吵吵对丑，倒是一对！你别不乐意，等我酒醒了，恐怕我也看不上你了！”

刘三姐认出此人名叫陆癞子，是一个不可救药的酒鬼兼无赖，听他这一说，心里更酸。砰地关上窗子，倒在床上哭了个够。

从此之后，刘三姐在这个土楼上也呆不住了。她从家里逃到这个土楼上，可是无端的羞辱也从家里追了来。可是她有什么过错呢？就是因为生得丑吗？可是不管怎么说，人总不能给自己选择一种面容吧！再说刘三姐也没有邀请人们到土楼底下来看她呀！

刘三姐现在每天清晨就爬起来，到江边的石山上找一个树丛遮蔽的地方坐起来，看着早晨的浓雾怎样慢慢地从江面上浮起来，露出下面暗蓝色的江水。直到太阳出来，人们回家吃饭的时候再沿着小路回去。到下午，三姐干完了园子里的活，又来到老地方，看着夕阳的光辉怎样在天边创造辉煌的奇迹。等到西天只剩下一点暗紫色的光辉，江面只剩下幢幢的黑影的时候，打渔人划着小竹筏从江上掠过，都在筏子上点起了灯笼。江面上映出了粼粼的灯影，映出了筏边上蹲着的一排排渔鹰，好像是披着蓑衣的小个子渔夫。

打渔的人们有福了，因为他们早晚间从白沙东山边过的时候，都能听见刘三姐美妙的歌

声。说来也怪，三姐的歌里永远不含有太多的悲哀。她总是在歌唱桂林的青山绿水，漓江的茫茫江天，好像要超然出世一样。

下游三十里的地方有一个兴坪镇，有一个兴坪的青年渔夫阿牛有次来到这里，马上就被三姐的歌声迷住了。以后每天早上，三姐都能看见阿牛驾着他的小竹筏在下面江上梭巡。阿牛的竹筏是三根竹子扎成的，窄得吓死人，逆着激流而上时，轻巧得像根羽毛。他最喜欢从江心浪花飞溅的暗礁上冲下去，小小的竹排一下子沉到水里，八只渔鹰一下子都不见了。等到竹筏子浮出水面，它们就在下面老远的地方浮出来，嘴里常叼着大鱼。这时候阿牛就哈哈大笑，强盗似的打一声唿哨，可是刘三姐在山上直出冷汗，心里咚咚直跳，好像死了一次才活过来一样。

每当刘三姐唱起歌来的时候，阿牛就仰起头来静听，手里的长桨左一下右一下轻轻地划着，筏头顶着激流，可是竹筏一动不动就好像下了锚一样。

有时阿牛尾划到山底下，仰着头对着上面唱上一段。这时刘三姐就能清楚地看见他乌黑的头发，热情的面容。高高的鼻梁上，长着一个嘻嘻哈哈的大嘴，好像从来也没有过伤心的事情，不管什么事情他都要笑一番。刘三姐心里觉得很奇怪：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小伙子，简直是神仙！只要阿牛把脸转向她这边，她就立刻把头缩到树丛里，隔着枝叶偷看。不管阿牛多么热情地唱着邀请她出来对歌的歌曲，她从来不敢答一个字。直到阿牛看看没有希望，耸耸肩膀，打着桨顺流而下时，她才敢探出头来看看他的背影。这时她的吊眼角上，往往挂着眼泪。

自从阿牛常到白沙之后，刘三姐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。每天从江边回来，刘三姐心里都难过得要命，更可怕的是阿牛打着桨在山下的时候，刘三姐提心吊胆往树丛后面缩，弄得大汗淋漓。最让人伤心的是阿牛唱的山歌，没有一次不是从赞美刘三姐的歌声唱到赞美她的容貌，那些话听起来就像刀子一样往心里扎。

可是刘三姐又没法不到江边去，到了江边又没法不唱歌。有次刘三姐决心不唱了，免得再受那份洋罪，于是阿牛以为刘三姐没来，心神恍惚地差点撞在石头上，把刘三姐吓出了一头冷汗。再说她也很愿意听阿牛豪放、热情的歌声。更何况刘三姐的境况又是那么可怜，从来也没有人把她看成过一个人。阿牛现在又是那么仰慕她，用世界一切称颂妇女最高级形容词来呼唤她。可是他哪里知道这些话都是刘三姐最难下咽的苦酒。

又有一天，那是个令人愉快的美好的晴天：金光闪耀在江面上，黑绿的山峰上，漓江水对着天空露出了蔚蓝的笑脸。刘三姐又坐在老地方，听着阿牛的歌声，心里绝顶辛酸。

“对面山上的姑娘，你为何不出来见面？你看看老实的阿牛，为了你流连难返。如果你永远不出来，我也情愿在这里。我是阿牛、鞍鞍鞍鞍鞍，为了你流连难返。”

刘三姐再也听不下去了，用手捂着耳朵；可是她仍然听见阿牛叹了一口气，看见他懒洋洋地抄起长桨，将要顺流而下。她心里怦怦乱跳，觉得泪水在吊眼角里发烫。猛然间，她的歌声冲出了喉咙，好像完全不由自主一样：“我是兴坪刘三姐，长得好像大妖怪。哥哥见了刘三姐，今后再也不会来，阿牛哥#####”……刘三姐忽然发现她泣不成声了。

阿牛忽然沉默下去了。他低着头用长桨轻轻地拨着水面。刘三姐感到胸中有什么东西破裂了，一阵剧疼之后，忽然感到莫名其妙的快慰。原来阿牛尾害怕她。

大概阿牛也曾对刘三姐其人有些耳闻吧！可是他沉思之后，毅然地抬起头来说：“我不怕！我阿牛不比他们，慢说你还不是妖怪，就是真妖怪，我也要把你接到家里来！现在你站出来吧！”

现在轮到刘三姐踌躇不定了，她决不愿把那面丑脸给任何人看！可是阿牛斩钉截铁的要求又是不可抗拒的，于是刘三姐觉得心好像被两头牛撕开了；她既不敢探出头去，又不敢拒绝阿牛，心里直想拖下去，可是最后一幕的开场锣鼓已经敲响，她还要躲到哪去！啊，但愿她这辈子没活过！最后，阿牛听见刘三姐用微弱的声音哀求：“阿牛哥，明天吧！”

阿牛坐在竹筏上，任凭江水把他送到下游去。他不能相信，那么美妙的声音会从一张丑脸下发出来！可是就算她丑又怎么样？他无限地神往江上那个美妙的声音，就是那声音，好像命运的绳索一样把他往那座山峰边上拉。不管怎么样，她也不会把他吓倒。对不对，渔鹰们？

渔鹰们在细长脖子上会意地转转脑袋，好像在回答阿牛：它们并不反对！她一定是个好人，不会饿着它们的。阿牛哥，你下决心吧！

夕阳的金光沿着江面射来，在阿牛身上画出了很多细微的涟漪。对！他做得对！刘三姐是个悲伤的好人，她一定会是阿牛的好妻子！再说，怎见得人家就像传闻的那么丑？阿牛难道没见过那些好事之徒，怎么糟蹋人吗？怎么能想象，一个恶心的丑八怪能有一个美妙的歌喉？最可能的是，刘三姐有一点丑，但是决不会恶心的，更不是像人们说得那么俗不堪！他阿牛才不相信那些人们的审美能力呢！对了，也许干脆刘三姐根本不丑？或者更干脆一点，甚至很漂亮？可能！阿牛曾经见过一个受人称赞的美人，长了一个恬不知耻的大脸，脸蛋肥嘟嘟的，站着就要像个蛆一样乱扭，表情呆滞，像头猪！他们那些人哪，不可信！阿牛信心百倍地站起来，把筏子划得像飞一样从江上掠过。

刘三姐直等到阿牛去远才想到要离开。两腿发软，要用手扶着石头才能站起来。她看看四周，真想干嚎一通，然后一头撞在石头上。啊呀天哪，你干吗这么作弄人！阿牛看见我一定也会吓个半死，然后逃走！老天爷，你为什么要我碰上好人？跟坏人在一起要好得多！明天哪里还敢上这儿来？我要永远看不见阿牛了，这个罪让我怎么受哇！

刘三姐走下山岗，心里叫失望咬啮得很难过。她才有了一点快慰，不不，审美快慰，简直是受苦！可是以后连这种苦也吃不上了。也许该找把刀把脸皮削下来？不成，要得脓毒败血症的。怎么办？

刘三姐猛的站住了。现在，附近的竹林，村庄都沉入淡墨一样的幽暗中了，可是金光还在那边山顶上朝上空放射着。一切都已沉寂，夜晚尚未到来。头顶的天空上，还飘着几片白云。可是好像云朵也比白天升高了，朝着高不可攀的天空，几颗亮星已经在那里闪亮。高不可攀的天空，好像深不可测，直通向渺渺的，更伟大的太空，但是被落日的金光仰射着，明亮而辉煌。在那里，最高、最远的地方，目力不可及的地方，是什么？

刘三姐忽然跪下了。她不信鬼神，但是这时也觉得，人生一定是有主宰的，一切人类的悲切，真正内在的悲切，都应该朝它诉说。

刘三姐不信上帝。她心里想到人们说的长胡子的玉皇大帝，就觉得可笑，以为不可能有。但是现在她相信，她的一切不为人信的悲切会有什么伟大的、超自然的东西知道。会有这种东西，否则世界与个蚁窝有什么两样！

她静静地跪着，内心无言朝上苍呼吁。可是时间静静地过去，四周黑下来了。什么事情也没发生。刘三姐站起来，默朝家走去。说也奇怪，她的内心现在宁静得像一潭死水一样。

她走着，四周又黑又静，心里渐渐开始喜悦地觉得到，身上有点异样了。胸口在发热！一股热气慢慢地朝脸上升来，脸马上烫得炙手。上帝！上帝！刘三姐走回土楼躺在床上，浑身发烫，好像发了热病一样。

她偷偷伸出手来，摸摸自己的脸，好像细腻多了。似乎吊眼角也比原先小了。粗糙的头发也比较滋润了。刘三姐躺了半夜，不断有新的发现，直到她昏然睡去。

第二天刘三姐醒来的时候，天已经大亮了。刘三姐爬起来洗脸，很想找个镜子照照自己，但是找不到。原来倒是有两个镜子，可是早被她摔碎了，连破片也找不到。

她朝江走去，心里感到很轻快。但是过了一小会，心里又开始狐疑了。凭良心说，她根本不相信世界会出现奇迹，因为她从来也没有看见过奇迹。但是她现在宁可相信有这种可能。“有这种可能吗？有的，但是为什么以前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？而且以前也没有想到过有这种可能？咳，因为以前没有想到过应该向上苍请求啊！我多傻！”刘三姐坚决地把以前的自己当成傻瓜，把今天的自己当成聪明人。于是感到信心百倍。为了免得再犯狐疑，索性加快脚步，心里什么也不想了。等她爬上小山，从树丛后面朝江上一看，阿牛已经等在下面了。阿牛早就听见了山上的脚步声，抬起头来大声说：“刘三姐，早上好哇！”山上也传来刘三姐的回答：“你好，阿牛哥！”

这是又一个美好的晴天，江上的薄雾正在散去。太阳的光芒温暖地照在阿牛的身上，江水在山边拍溅。四下没有一个人，江上没有一只船。只有阿牛的小竹排，顶着江水飘着。阿牛抬起头，八只渔鹰也侧着脑袋，十只眼睛朝山上望去。

阿牛等待着，就要看见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脸一定比较的黑，嘴也许相当大。但是一定充满生气，清秀，但是不会妖艳。当然也许不算漂亮，但是绝对不可能那么恶心的。

阿牛正在心里描绘刘三姐的容貌，猛然，在金光闪耀的山顶，一丛小树后面，伸出一张破烂茄子似的鬼脸来，而且因为内心紧张显得分外可怕：嘴唇拱出，嘴角朝上翘起，吊眼角都碰上嘴了！马上，江上响起了落水声，八只渔鹰全都跳下水去了。阿牛瞠目结舌，一屁股坐在竹排上，被江水带向下游。

中午时分，阿牛在白沙附近被人找到了。他坐在竹排上，眼睛直勾勾的，不住地摇头，已经不会说话了。在他身边站着八只渔鹰，也在不住地摇头。以后，他的摇头疯再也没有好。二十年后，人们还能看见他带着八只也有摇头疯的渔鹰在江上打渔。那时候，阳朔比现在要多上一景：薄暮时分，江面上几个摇摇晃晃的黑影，煞是好看。当时这景叫白沙摇头，最有名不过了。可惜现在已经绝了此景。

此后，人们再也没看见刘三姐。最初，人们在江面上能听见令人绝倒的悲泣，久后声音渐渐小了，变得隐约可闻，也不再像悲泣，只像游丝一缕的歌声，一直响了三百年！其间也有好事之徒，想要去寻找那失去踪迹的歌仙。他们爬上江两岸的山顶，只看见群山如林，漓江像一条白色的长纓从无际云边来，又到无际云边去。顶上蓝天如海，四下白云如壁。歌仙

有一个地方，那里的天总是蓝澄澄，和暖的太阳总是在上面微笑着看着下面。

有一条江，江水永远是那么蓝，那么清澄，透明得好像清晨的空气。江岸的山就像路边的挺拔的白杨树，不高，但是秀丽，上面没有高大的森林，但永远是郁郁葱葱；山并不是绵延一串，而是一座座、独立的、陡峭的，立在那里，用幽暗的阴影俯视着江水，好像是和这条江结下了不解之缘的亲密伴侣。

你若是有幸坐在江边的沙滩上，你就会看见：江水怎样从陡峭的石峰后面涌出来，浩浩荡荡地朝你奔过来。你会看见，远处的山峰怎样在波浪上向你微笑。它的微笑在水面留下了很多黑白交映的笑纹。你会看见，不知名的白鸟在山后阴凉的江面上，静静地翱翔，美妙的倒影在江上掠过，让你羡慕不止，后悔没有生而为一只这样的白鸟。你在江边上静静地坐久了，习惯了江水拍击的沙磳声，你又会听见，山水之间，听得见隐隐的歌声：如丝如缕、若有若无、奇妙异常的歌声。这不像人的歌喉发出的，也听不出歌词，但好像是有歌词，又好像是有人唱。这个好地方的名字和这地方一样的美妙：阳朔。这条江的名字也和这条江一样可爱：漓江。

人们说，这地方有过一位歌声极为美妙的人。从她之后，江面上就永远留下了隐约可闻的歌声。可是关于这位歌仙的事迹，就只留下了和这歌声一样靠不住的传说。我知道，这全是扯淡。因为它们全是一些皆大欢喜的胡说。一切喜欢都不可能长久，只有不堪回首的记忆，才被人屡屡提起，难于忘怀。如果说，这歌声在江上久久不去，那么它一定因为含有莫大的辛酸。我知道，这位歌仙的一切事迹，孩子们，为了你们，我一切都知道。

人们说，这位歌仙叫刘三姐，我对这一点没有什么不同意见。大概五百年前，她就住在阳朔白沙镇东头的小土楼里。那时的白沙镇和现在没什么大两样：满镇的垂柳在街道到处洒下绿荫。刘三姐十八岁之后，远近的人们才开始知道她，那么我们的故事就从她十八岁谈起。

我们的刘三姐长得可怕万分，远远看去，她的身形粗笨得像个乌龟立了起来，等你一走近，就发现她的脸皮黑里透紫，眼角朝下搭拉着，露着血红的结膜。脸很圆，头很大，脸皮打着皱，像个干了一半的大西瓜。嘴很大，嘴唇很厚。最后，我就是铁石心肠，也不忍在这一副肖像上再添上这么一笔：不过添不添也无所谓了，她的额头正中，因为溃烂凹下去一大块，大小和形状都像一只立着的眼睛。尽管三姐爱干净，一天要用冷开水洗上十来次，那里总是有残留的黄脓。

刘三姐容貌就是专门这么可怕，但是心地又是特别善良，乐于助人，慷慨，温存，而且勤劳。镇上无论哪个青年穿着脏衣服，破鞋子，她看见都要难受：为什么人们这么褴褛呢！她会衣服要来给你洗好、补好的。不然她就不是刘三姐了。她总是忙忙碌碌，心情爽朗，无论谁有求于她，总是尽力为之。一点不小心眼，给人家办事从来没忘记过。她也愿意把饭

让给饿肚子的人吃：如果有人肯吃她的饭的话；不过没有一个要饭的接过她的饭，原因不必再说。

刘三姐有一个优美的歌喉，又响亮又圆润。她最爱唱给她弟弟听，哪怕一天唱一万遍也很高兴。她弟弟是个漂亮的小伙子，小的时候那么依恋她。刘三姐以弟弟为自豪，简直愿意为他死一万次（如果可能的话），不过她弟弟刘老四渐渐地长大了，越来越发现刘三姐像鬼怪一样丑陋。居然有一天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吃饭的时候，刘三姐照例把盘子里的几块腊肉夹到刘老四的碗里，而刘老四像发现几只癞蛤蟆蹲在碗里一样，皱着眉头，敏捷、快速地夹起来掷回三姐碗里。三姐儿眼里含着泪水把饭吃下去，跑到江边坐了半天。

她们家还有刘大姐、刘二姐、刘老头、刘老婆几名成员。大姐二姐也是属于丑陋一类的女人，不过不像三姐那么恶心。大姐二姐好像因为长得比三姐强些吧，总是装神弄鬼地做些小动作，好像三姐是一条蛇一样。刘老头刘老婆昏聩得要命，哪里知道儿女们搞什么鬼。

过了不久，刘三姐发现大姐二姐比往日勤快多了，每顿饭后总是抢着洗碗。当时刘三姐并没有怀疑到那方面去。又过了不久，她又发现，她们刷碗时总把她的碗拣出来等她自己刷，并且顿顿饭都让她用那个碗。刘三姐暗暗落泪，但也无可奈何。后来，从大姐开始，都不大和她说话了，和她说话时也半闭着眼睛，捂着鼻子。二姐和刘老四也慢慢这样做了。再后来，刘家的儿女们和三姐一起呆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少了。不是三姐回家他们躲出去，就是三姐在家不回来。

夏天到了，天气天天热起来。年轻人们晚上在家的时候越来越少了。附近的山上，越来越多地响起了歌声。终于到了那一天，传说中牛郎织女要在天上相会的日子；那天下午，地里一个未婚的年轻人都不在了，只剩下了老人和小孩，而年轻人都在家里睡大觉。

到傍晚时分，大群青年男女们站在村西头，眼巴巴地看见太阳下山，渐渐地沉入山后了。等到最后一小块光辉夺目的发光体也在天际消失，他们就发出一声狂喜的欢呼，然后四散回家吃饭。

刘老头家里，四个儿女都在狼吞虎咽地把米饭吞下去。不等到屋里完全暗下去，他们就一齐把碗扔下，出了大门。刘老头把大门当一声关死，落了闩，和老太婆一起回屋睡了。

刘三姐出门就和姐姐弟弟分开了，她沿着大路出村，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。等到她摸着黑沿着一条熟悉的小道朝山上爬时，暗蓝色天空上已经布满了群星，密密麻麻的好像比平时多了五六倍。就在头顶上，一条浩浩的白气，正蜿蜒地朝远方流去。刘三姐爬上山顶，看看四周，几个高大的黑影，好像是神话里的独眼巨人。可是无需害怕，那不过是些山而已。这里的山晚上都是这个样子。

你也许要问，镇上的男女晚上到野外来干什么呢？原来照例有这么个风俗，每年的七月七的晚上，青年男女们都到野外来对歌。其实是为了谈恋爱，并不是对缪司女神的盛大祭祀。

好了，刘三姐在山顶上，稍稍平一平胸中的喘息，侧耳一听，远处到处响起了歌声。难道这里就没有人吗？不对。对面山上明明有两个男人在说话。刘三姐吸了一口气，准备唱了。可是唱不出来。四下里太静了，风儿吹得树叶沙沙响，小河里水声好像有人在趟河似的。真见鬼，好像到处都有人！弄得人心烦意乱，不知准备唱给谁听的。

刘三姐又吸了一口气，甚至闭上了眼睛。猛然她的歌冲出了喉咙；那么响，好像五脏六腑都在唱，连刘三姐自己都吓了一跳。

刘三姐唱毕一曲，听一听四周，鸦雀无声。怎么了？对面山上没有人吗？还说自己唱得太糟？

过了一会，对面山上飞起一个歌声：好一个热情奔放的男高音。不过，尽管歌儿听起来很美，歌词可是很俚俗，大意无非是：对面山上的姑娘，我看不到你的容貌，想来一定很好看，因为你的歌儿唱得太好了。

刘三姐脸红了，原来她参加这种活动还是第一次。但是四外黑古隆冬，很是能帮助撕破脸皮。她马上又回了一首，大意是我很高兴你的称赞，但是当不起你那些颂词。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和你交个朋友。

对面静了一会，忽然唱起了求婚之歌：“七七之夕上山游，无意之间遇良友。小弟家里

虽然穷，三十亩地一头牛。三间瓦房门南开，门前江水迎客来。屋后有座大青山，不缺米来不缺柴。对面大姐你是谁，请你报个姓名来。”

刘三姐心里怦怦直跳。她听着对面热情奔放的歌声，心里早已倾慕上了。她生来就不愿意挑挑拣拣，无论吃饭、穿衣，还是眼前这件事情。于是马上作歌答之曰：“我是白沙刘三姐...”才唱了一句，就被对面一声鬼叫打断了：“哎呀，我的妈也！饶命吧！”这一夜，刘三姐再没有找到对歌的人，开了一夜独唱音乐会。

天亮之后，刘三姐回家吃早饭，看见大姐二姐在饭桌上那副得意洋洋的样子，心里更觉得酸楚无比。

从此之后，刘三姐越来越觉得在家里呆着没意思，终于搬到镇东面一个没人家的土楼上去了。在那里，她白天在下面种种菜园，天还没黑就关门上楼，绝少见人，心情也宁静了许多。不知不觉额头上数年不愈的脓疮也好了。当然，她决不是陶渊明，所以有时她在楼上看见远处来来往往的行人，心里还说免不了愁闷一番。她喜欢和人们往来，甚至可以说她喜欢每一个人。无论老人小孩，她都觉得有可爱之处。可是她再不愿出去和别人见面了，尤其一想到别人见到她那副惊恐万状的样子，她就难受。一方面是自疚，觉得惹得别人讨厌，另一方面就不消说了。

就这样，她就自愿地关在这活棺材里，就是真正厌世的人恐怕也有心烦的时候，何况刘三姐！到了明月临窗，独坐许久又不思睡的时候，不免就要唱上几段。当然了，刘三姐不是李青莲，尽管唱得好，歌词也免不了俗套，唱来唱去，免不了唱到自吹自擂的地方：那些词儿就是海伦、克利奥佩屈拉之流也担当不起。

有一天半夜，刘三姐又被无名的烦闷从梦里唤醒，自知再也睡不成了，就爬起来坐着。土楼四面全是板窗，黑得不亚于大柜中间，也懒得去开窗，就那么坐着唱起来。哪知道声音忒大了点，五里之外也听得见。正好那天白沙是集，天还不亮就有赶集的从镇东头过。先是有几个挑柴的站住走不动了，然后又是一帮赶骡子的，到了那里，骡子也停住脚，鞭子也赶不动。后来，路上足足聚了四百多人，顺着声音摸去，把刘三姐的土楼围了个水泄不通。谁也不敢咳嗽一声，连驴都竖着耳朵听着。刘三姐直唱到天明，露水把听众的头发都湿透了。

那一夜，刘三姐觉得自己从来也没有唱得那么好。她越唱越高，听的人只觉得耳朵里有根银丝在抖动，好像把一切都为忘了。直到她兴尽之后，人们才开始回味歌词，都觉得楼上住的一定是仙女无疑，于是又鸦雀无声的等着一睹为快。谁知一头毛驴听了这美妙的歌喉之后，自己也想一试，于是也高叫起来：“欧啊！欧欧啊...”马上就挨了旁边一头骡子几蹄子，嘴也被一条大汉捏住了。可是已经迟了，歌仙已经被惊动了，板窗后响起了启梢的声音，说时迟那时快！五六百双眼睛（骡马的在内）一齐盯住窗口...

砰的一声，窗子开了。下面猛地爆发出一声呐喊：“妖怪来了！”人们转头就跑，骡马溜缰撞倒人不计其数，刹时间跑了个精光。只剩一头毛驴拴在树上，主人跑了，它在那里没命地四下乱踢，弄得尘土飞扬。

刘三姐楞在那儿了。她不知道下面怎么聚了那么多人，可是有一点很清楚，他们一定是被她那副尊容吓跑了的。她伏在窗口，哭了个心碎肠断。猛然间听见下面一个声音在叫她：“三姐儿！三姐儿！”

刘三姐抬起头，擦擦眼里的泪，只看见下面一个人扶着柳树站着，头顶上斑秃得一块一块的，脸好像一个葫芦，下面肥上面瘦。一个酒糟鼻子，少说也有二斤，比鸡冠子还红。短短的黄眉毛，一双小眼睛。唱得东歪西倒，衣服照得见人，口齿不清地对她喊：“三，三姐儿！他们嫌你丑，我挺不怕！咱们丑吵吵对丑，倒是一对！你别不乐意，等我酒醒了，恐怕我也看不上你了！”

刘三姐认出此人名叫陆癞子，是一个不可救药的酒鬼兼无赖，听他这一说，心里更酸。砰地关上窗子，倒在床上哭了个够。

从此之后，刘三姐在这个土楼上也呆不住了。她从家里逃到这个土楼上，可是无端的羞辱也从家里追了来。可是她有什么过错呢？就是因为生得丑吗？可是不管怎么说，人总不能给自己选择一种面容吧！再说刘三姐也没有邀请人们到土楼底下来看她呀！

刘三姐现在每天清晨就爬起来，到江边的石山上找一个树丛遮蔽的地方坐起来，看着早晨的浓雾怎样慢慢地从江面上浮起来，露出下面暗蓝色的江水。直到太阳出来，人们回家吃饭的时候再沿着小路回去。到下午，三姐干完了园子里的活，又来到老地方，看着夕阳的光辉怎样在天边创造辉煌的奇迹。等到西天只剩下一点暗紫色的光辉，江面只剩下幢幢的黑影的时候，打渔人划着小竹筏从江上掠过，都在筏子上点起了灯笼。江面上映出了粼粼的灯影，映出了筏边上蹲着的一排排渔鹰，好像是披着蓑衣的小个子渔夫。

打渔的人们有福了，因为他们早晚间从白沙东山边过的时候，都能听见刘三姐美妙的歌声。说来也怪，三姐的歌里永远不含有太多的悲哀。她总是在歌唱桂林的青山绿水，漓江的茫茫江天，好像要超然出世一样。

下游三十里的地方有一个兴坪镇，有一个兴坪的青年渔夫阿牛有次来到这里，马上就被三姐的歌声迷住了。以后每天早上，三姐都能看见阿牛驾着他的小竹筏在下面江上梭巡。阿牛的竹筏是三根竹子扎成的，窄得吓死人，逆着激流而上时，轻巧得像根羽毛。他最喜欢从江心浪花飞溅的暗礁上冲下去，小小的竹排一下子沉到水里，八只渔鹰一下子都不见了。等到竹筏子浮出水面，它们就在下面老远的地方浮出来，嘴里常叼着大鱼。这时候阿牛就哈哈大笑，强盗似的打一声唿哨，可是刘三姐在山上直出冷汗，心里咚咚直跳，好像死了一次才活过来一样。

每当刘三姐唱起歌来的时候，阿牛就仰起头来静听，手里的长桨左一下右一下轻轻地划着，筏头顶着激流，可是竹筏一动不动就好像下了锚一样。

有时阿牛尾划到山底下，仰着头对着上面唱上一段。这时刘三姐就能清楚地看见他乌黑的头发，热情的面容。高高的鼻梁上，长着一个嘻嘻哈哈的大嘴，好像从来也没有过伤心的事情，不管什么事情他都要笑一番。刘三姐心里觉得很奇怪：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小伙子，简直是神仙！只要阿牛把脸转向她这边，她就立刻把头缩到树丛里，隔着枝叶偷看。不管阿牛多么热情地唱着邀请她出来对歌的歌曲，她从来不敢答一个字。直到阿牛看看没有希望，耸耸肩膀，打着桨顺流而下时，她才敢探出头来看看他的背影。这时她的吊眼角上，往往挂着眼泪。

自从阿牛常到白沙之后，刘三姐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。每天从江边回来，刘三姐心里都难过得要命，更可怕的是阿牛打着桨在山下的时候，刘三姐提心吊胆往树丛后面缩，弄得大汗淋漓。最让人伤心的是阿牛唱的山歌，没有一次不是从赞美刘三姐的歌声唱到赞美她的容貌，那些话听起来就像刀子一样往心里扎。

可是刘三姐又没法不到江边去，到了江边又没法不唱歌。有次刘三姐决心不唱了，免得再受那份洋罪，于是阿牛以为刘三姐没来，心神恍惚地差点撞在石头上，把刘三姐吓出了一头冷汗。再说她也很愿意听阿牛豪放、热情的歌声。更何况刘三姐的境况又是那么可怜，从来也没有人把她看成过一个人。阿牛现在又是那么仰慕她，用世界一切称颂妇女最高级形容词来呼唤她。可是他哪里知道这些话都是刘三姐最难下咽的苦酒。

又有一天，那是个令人愉快的美好的晴天：金光闪耀在江面上，黑绿的山峰上，漓江水对着天空露出了蔚蓝的笑脸。刘三姐又坐在老地方，听着阿牛的歌声，心里绝顶辛酸。

“对面山上的姑娘，你为何不出来见面？你看看老实的阿牛，为了你流连难返。如果你永远不出来，我也情愿在这里。我是阿牛、鞍鞍鞍鞍鞍，为了你流连难返。”

刘三姐再也听不下去了，用手捂着耳朵；可是她仍然听见阿牛叹了一口气，看见他懒洋洋地抄起长桨，将要顺流而下。她心里怦怦乱跳，觉得泪水在吊眼角里发烫。猛然间，她的歌声冲出了喉咙，好像完全不由自主一样：“我是兴坪刘三姐，长得好像大妖怪。哥哥见了刘三姐，今后再也不会来，阿牛哥#####”……刘三姐忽然发现她泣不成声了。

阿牛忽然沉默下去了。他低着头用长桨轻轻地拨着水面。刘三姐感到胸中有什么东西破裂了，一阵剧疼之后，忽然感到莫名其妙的快慰。原来阿牛也害怕她。

大概阿牛也曾对刘三姐其人有些耳闻吧！可是他沉思之后，毅然地抬起头来说：“我不怕！我阿牛不比他们，慢说你还不是妖怪，就是真妖怪，我也要把你接到家里来！现在你站出来吧！”

现在轮到刘三姐踌躇不定了，她决不愿把那面丑脸给任何人看！可是阿牛斩钉截铁的要

求又是不可抗拒的，于是刘三姐觉得心好像被两头牛撕开了；她既不敢探出头去，又不敢拒绝阿牛，心里直想拖下去，可是最后一幕的开场锣鼓已经敲响，她还要躲到哪去！啊，但愿她这辈子没活过！最后，阿牛听见刘三姐用微弱的声音哀求：“阿牛哥#明天吧！”

阿牛坐在竹筏上，任凭江水把他送到下游去。他不能相信，那么美妙的声音会从一张丑脸下发出来！可是就算她丑又怎么样？他无限地神往江上那个美妙的声音，就是那声音，好像命运的绳索一样把他往那座山峰边上拉。不管怎么样，她也不会把他吓倒。对不对，渔鹰们？

渔鹰们在细长脖子上会意地转转脑袋，好像在回答阿牛：它们并不反对！她一定是个好人，不会饿着它们的。阿牛哥#你下决心吧！

夕阳的金光沿着江面射来，在阿牛身上画出了很多细微的涟漪。对！他做得对！刘三姐是个悲伤的好人，她一定会是阿牛的好妻子！再说，怎见得人家就像传闻的那么丑？阿牛难道没见过那些好事之徒，怎么糟蹋人吗？怎么能想象，一个恶心的丑八怪能有一个美妙的歌喉？最可能的是，刘三姐有一点丑，但是决不会恶心的，更不是像人们说得那么伧俗不堪！他阿牛才不相信那些人们的审美能力呢！对了，也许干脆刘三姐根本不丑？或者更干脆一点，甚至很漂亮？可能！阿牛曾经见过一个受人称赞的美人，长了一个恬不知耻的大脸，脸蛋肥嘟嘟的，站着就要像个蛆一样乱扭，表情呆滞，像头猪！他们那些人哪，不可信！阿牛信心百倍地站起来，把筏子划得像飞一样从江上掠过。

刘三姐直等到阿牛去远才想到要离开。两腿发软，要用手扶着石头才能站起来。她看看四周，真想干嚎一通，然后一头撞在石头上。啊呀天哪，你干吗这么作弄人！阿牛看见我一定也会吓个半死，然后逃走！老天爷#你为什么要我碰上好人？跟坏人在一起要好得多！明天哪里还敢上这儿来？我要永远看不见阿牛了，这个罪让我怎么受哇！

刘三姐走下山岗，心里叫失望咬啮得很难过。她才有了一点快慰，不不，审美快慰，简直是受苦！可是以后连这种苦也吃不上了。也许该找把刀把脸皮削下来？不成，要得脓毒败血症的。怎么办？

刘三姐猛的站住了。现在，附近的竹林，村庄都沉入淡墨一样的幽暗中了，可是金光还在那边山顶上朝上空放射着。一切都已沉寂，夜晚尚未到来。头顶的天空上，还飘着几片白云。可是好像云朵也比白天升高了，朝着高不可攀的天空，几颗亮星已经在那里闪亮。高不可攀的天空，好像深不可测，直通向渺渺的，更伟大的太空，但是被落日的金光仰射着#明亮而辉煌。在那里，最高、最远的地方，目力不可及的地方，是什么？

刘三姐忽然跪下了。她不信鬼神，但是这时也觉得，人生一定是有主宰的，一切人类的悲切，真正内在的悲切，都应该朝它诉说。

刘三姐不信上帝。她心里想到人们说的长胡子的玉皇大帝，就觉得可笑，以为不可能有。但是现在她相信，她的一切不为人信的悲切会有什么伟大的、超自然的东西知道。会有这种东西，否则世界与个蚁窝有什么两样！

她静静地跪着#内心无言朝上苍呼吁。可是时间静静地过去，四周黑下来了。什么事情也没发生。刘三姐站起来，默朝家走去。说也奇怪，她的内心现在宁静得像一潭死水一样。

她走着#四周又黑又静，心里渐渐开始喜悦地觉得到，身上有点异样了。胸口在发热！一股热气慢慢地朝脸上升来，脸马上烫得炙手。上帝！上帝！刘三姐走回土楼躺在床上，浑身发烫，好像发了热病一样。

她偷偷伸出手来，摸摸自己的脸，好像细腻多了。似乎吊眼角也比原先小了。粗糙的头发也比较滋润了。刘三姐躺了半夜，不断有新的发现，直到她昏然睡去。

第二天刘三姐醒来的时候，天已经大亮了。刘三姐爬起来洗脸，很想找个镜子照照自己，但是找不到。原来倒是有两个镜子，可是早被她摔碎了，连破片也找不到。

她朝江走去，心里感到很轻快。但是过了一小会，心里又开始狐疑了。凭良心说，她根本不相信世界会出现奇迹，因为她从来也没有看见过奇迹。但是她现在宁可相信有这种可能。“有这种可能吗？有的，但是为什么以前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？而且以前也没有想到过有这种可能？咳，因为以前没有想到过应该向上苍请求啊！我多傻！”刘三姐坚决地把以前

的自己当成傻瓜，把今天的自己当成聪明人。于是感到信心百倍。为了免得再犯狐疑，索性加快脚步，心里什么也不想了。等她爬上小山，从树丛后面朝江上一看，阿牛已经等在下面了。阿牛早就听见了山上的脚步声，抬起头来大声说：“刘三姐，早上好哇！”山上也传来刘三姐的回答：“你好，阿牛哥！”

这是又一个美好的晴天，江上的薄雾正在散去。太阳的光芒温暖地照在阿牛的身上，江水在山边拍溅。四下没有一个人，江上没有一只船。只有阿牛的小竹排，顶着江水飘着。阿牛抬起头，八只渔鹰也侧着脑袋，十只眼睛朝山上望去。

阿牛等待着，就要看见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脸一定比较的黑，嘴也许相当大。但是一定充满生气，清秀，但是不会妖艳。当然也许不算漂亮，但是绝对不可能那么恶心的。

阿牛正在心里描绘刘三姐的容貌，猛然，在金光闪耀的山顶，一丛小树后面，伸出一张破烂茄子似的鬼脸来，而且因为内心紧张显得分外可怕：嘴唇拱出，嘴角朝上翘起，吊眼角都碰上嘴了！马上，江上响起了落水声，八只渔鹰全都跳下水去了。阿牛瞠目结舌，一屁股坐在竹排上，被江水带向下游。

中午时分，阿牛在白沙附近被人找到了。他坐在竹排上，眼睛直勾勾的，不住地摇头，已经不会说话了。在他身边站着八只渔鹰，也在不住地摇头。以后，他的摇头疯再也没有好。二十年后，人们还能看见他带着八只也有摇头疯的渔鹰在江上打渔。那时候，阳朔比现在要多上一景：薄暮时分，江面上几个摇摇晃晃的黑影，煞是好看。当时这景叫白沙摇头，最有名不过了。可惜现在已经绝了此景。

此后，人们再也没看见刘三姐。最初，人们在江面上能听见令人绝倒的悲泣，久后声音渐渐小了，变得隐约可闻，也不再像悲泣，只像游丝一缕的歌声，一直响了三百年！其间也有好事之徒，想要去寻找那失去踪迹的歌仙。他们爬上江两岸的山顶，只看见群山如林，漓江像一条白色的长纓从无际云边来，又到无际云边去。顶上蓝天如海，四下白云如壁。

回目录
回首页